六藝之一錄

百四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三百四十二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譜

蘇軾

東坡自書所賦詩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圜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顔尚書真行造次爲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往時唯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

[seal stamps]

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山谷集

東坡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時耶攻媿集

東坡書玉盤盂詩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

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姑溪集

東坡書張志和漁父詞大字

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鶴山集

東坡書陶靖節詩

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葢嘗和其詩尤喜此四篇再三書之嘉泰癸亥四月戊申平園老叟周必大題而歸之馬氏平園集

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

應有所遺忘意其删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歎何邪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 朱子文集

東坡書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詞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石門文字禪

東坡書歐陽公鷓鴣詞

右草書歐陽公鷓鴣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于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爲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爲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藏書秋聲賦筆法

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
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
鶻鵃南衙捉伕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
爲促字之誤皆非也戴表元剡源集

東坡書眉山石硯歌

右蘇長公所書眉山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
國公家藏後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
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

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瀌得以詳識之瀌按蘇公此
歌爲胡閭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
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葢公以元祐元年丙寅
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日上
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
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子與興陵之孫越
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

畫幾與中秘等趙禮部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
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節度使酈瓊之子名權
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
叙官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
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
鑒賞之言益可見矣然自海内分裂洛學在南川
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
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

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冥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宋學士集

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爲正亦得之長吾云東里續集

東坡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爲何人藏也

一日偶閱虞卲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藁序謂梅亭爲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寳章閣侍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備述其入蜀歴守滎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輙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爲李公所藏無疑卲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藁序卲菴爲其孫積而作

去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未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嘆息者在故題之（匏翁家藏集）

東坡遺張平陽詩眞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眞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黄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髙編大册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脱落爲幸已甚且徐皆出偃王

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爲幸益甚嗚呼楚人得之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匏翁家藏集

東坡書連昌宮辭帖

元微之連昌宮辭人以爲勝長恨曲非虛譎也坡此書作行草極有恣態而中不無稺筆長慶集中百官

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譏之謂岐薛二王物故以久爲徵之誤用事今書作岐路葢真本也弇州山人藁

東坡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帙乃東坡爲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蘭雪軒筆意玄牘記

東坡行草定惠院海棠詩

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真蹟留人間凡數十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踈縱跌宕間自緊密有

態大槩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欵段駊駥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阯求海棠而不可得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安故屢書之以志感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絕句云東坡居士黃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托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

弇州續藁

東坡書黄州二詞

坡書此黄州二詞行模大小絶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若聖教之勒石也内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敭歷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殁四百年後乃爲唐伯虎作讖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弇州山人藁

東坡寶繪堂記眞蹟

蘇長公翰墨余夙好之但聞即往請閲此卷十年前

在都下觀於雲村之寓予浼朱翼雲圖之不得故嘗想之不意過石田見卷在几格間取觀之則長公書寳繪堂記也甚怪之問其所從來石田曰乃崑山龍白泉之子頃携來欲售人者予遂購之可謂與長公有翰墨縁矣石田所得長公遠景樓賦一卷明古所有長公書二卷一卷醉翁操一卷與李商老帖又有手札二紙并余家舊藏長公書養生論一卷較量相賞惟此卷爲尤也友人卭二泉欲鈎此卷刻石流傳

子已雙鉤將半誰虞北行王事靡盬世寶不與世共
之終玷缺也及還家明古乞書遂摹此記與之後明
古深愛此卷將燕文貴山水一幅徐會稽禹廟詩一
卷與余易之余固不允石田云豈不觀卷中煙雲之
過眼余一笑而易之故識其尾如此癸丑四月六日
延陵吳寬匏翁家藏集

東坡書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

節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

聖者也 祝氏集略

東坡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絕愛之往往爲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余與敬美所見石本一則草而瘦一則楷而放與此跡頗不同此跡不惟以古雅勝且姿態百出而結構緊密無一筆失操縱當是眉山最上乘觀者毋以墨豬跡

之可也賦語流麗伉浪亦自可皃訃此公將過嶺謫
襄城恰得五十九歲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
可免嶺外游第斷米汁來已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
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弇州續筆

東坡書六觀樓讃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其
深入禪悅故文字光掩萬丈直掩韓歐此賛與白太
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容臺集

東坡書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寶林師語已覺精神蕭散又出蘇長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泛舟從公之快此亦一時之奇遇也陳基夷白齋集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真蹟在王履善家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畫禪

隨筆

東坡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閔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豪髮自吝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

人李之儀謹題 姑溪集

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人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公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偈近似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姑溪集

東坡書金剛經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子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徐文長集

跋東坡真蹟

昔東坡守彭門嘗語舒堯文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觀其用筆凌厲馳逐出入二王之畛域而不見其轍迹晚年獨與顔魯公周旋並驅而步不許退也長牋大幅風吹雨灑如掃敗壁十目注視排肩爭取神色不動兀如無人譬諸解衣磅礴未嘗見舟而操之莫知爲我莫知爲人非神定氣閑孰能爲之必曰三折爲

波隱鋒爲點正如團土作人刻木似鵠復何神明之有

李昭玘樂靜集

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今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黃文獻公集

東坡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於此帖乎觀之黃文獻公集

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爲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溍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

謹志之黄文獻公集

東坡學士院批答

右蘇文忠公學士院批答五道賜樞密安燾辭免恩命三賜户部侍郎趙瞻門下侍郎孫固各一按文忠内制集載賜燾不允批答凡十有三此前二首元祐二年六月作後二首元年七月作趙瞻者作於三年三月孫固作於四月按固以元祐三年四月壬午守門下侍郎而燾爲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瞻

爲樞密院直學士簽書院事三人同日被命先是燾以元年閏二月乙卯自同知樞密進知院事爲言官論列三月遽罷至次年六月竟被初命此二首蓋當時之詞也後人以三人並命因列於此而實非也後乃同知樞密乞退時所荅當在二首之前不知何故反刻於後而其詞與集微有不同贍所賜乃户部侍郎求外補時所荅而集中別有賜贍辭免荅書二首寔與固同日月而此首當是未受僉書之前宜其與

固前首日月不同也最後祈雨道場齋文亦載內制集中而其文亦微有不同仰惟天命集作天人之師當以集本為是也按文忠元祐元年十二月入為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至是恰兩年耳明年三月遂出知杭州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此卷舊為寧波袁尚寶家所藏余往歲嘗見乃是冊子不知何人聯屬為卷遂至顛錯因李君仁甫出示余疏其略如此若公文章翰墨之妙固不待區區之論述也甫田

集

東坡楚頌帖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荊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爲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孟頫題鐵網珊瑚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於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度九月間抵宜興而十月二日寫此帖閒通眞觀側郭知訓提舉

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已而至泗州遇歳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于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在南京被㫖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絶句葢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又有湛湛清池五月寒之句而謝表云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疑即五月也是月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詩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横犇牛於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於潤之金山贈以古詩皆

赴登時所作也其冬到郡五日而名自此出入侍從以及于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於常州集中班班可考種橘之約遂墮渺茫矣此帖今藏寓客董伯球家董氏世爲東泰名儒曾祖暨大父在昔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伯球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式古堂書畫彙考

公熙寧中倅杭州沿檄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之

語卜居權輿於此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時辨御史黃慶基論買田事云謫黃州日曾買得宜興姓曹人一契田段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差官斷遣公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原價收贖今公孫會猶食此田豈曹氏理屈不復可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同上

東坡書菩薩蠻滿庭芳詞卷

後詞作於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到

常州尋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爲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葢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爲駿耳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爲奇觀取名於此詞云主簿朱冠卿 式古堂書畫彙考

宜興續編圖經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馬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

舊傳此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為書曰漢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黄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　予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間凡六至宜興屢欲

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暇也今者避暑杜門因覩茲
帖畧裒遺跡如右其詳則俟博物之君子七月二日
東里周必大題仝上
坡老墨蹟三尺童子亦知敬之重之不待贅語惟其
處羈困流落之餘而泰然不以窮達得喪累其心此
坡老之所以深可敬重者予故表而出之壬戌季夏
中澣清源曾從龍君錫書同上
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逼於委寄悵然自失李

文正公辭榮鼎軸便欲爲洛中九老之會竟以事奪蘇文忠公亦欲買田陽羨種橘荆溪南歸及門齎志以没士大夫出爲時用雖致位通顯皆有歸營菟裘之心然係戀於君恩推葺於私愛獲遂其初志者幾人余蒙同官董掾出示先世所藏楚頌帖三復而有感焉敬書其末嘉定辛未閏月七日温陵莊夏子體書于江寧館同上

歐公家潁川坡老田陽羨是皆非吾土而乃此留戀

種橘知何時何時歸去兮歸而謀之婦惜無李衡妻滕祉同上

坡仙足跡遍天下到處即視爲傳舍作冷泉主蒜山房客海北天南九萬里風何時果能息駕晚歸陽羨將卜居逍遥遊乎田野楚頌之謀未成楚些作矣惜也南陽仇遠與古涪文心之新城羅云叔同觀于西湖之東同上

南荒九死幸生還種樹書成手自刪赤壁夢難同楚

頌洞庭樂不減商山人生墮地少如意老子對天無
媿顏千古菀裘有遺恨斷圭殘璧自人間錢塘白珽
同上
楚國大夫曾頌橘眉山仙子欲求田荷衣千古秋風
急底用臨文更惘然丹丘柯九思題同上
人生到處知何似却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
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此蘇長公詩也弼嘗謂非東西
南北人未必深領其意而此帖亦一指爪也九思謂

臨文更惘然信哉張弼識 仝上

坡公楚頌帖予舊藏其石刻而缺其後二行頗以爲恨蓋其石已亡也吾友李舍人應禎乃得其眞蹟來示覽之躍然蓋當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談及陽羨山水之勝約終老此地後竟買田其間爲定居之圖今觀周益公題此帖以公自海外歸甍種橘之約遂墮渺茫若爲公深惜者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爲於天下而未遂者特區區一園

亭之間三百木奴而已乎吴寬謹題同上

東坡惠州帖

東坡書雖自成一家然其用筆一一皆出古人故能名世傳後耳若率意師心自以爲盡善盡美其誰肯從我也耶闕款式古齋書畫備攷

東坡先生飽喫惠州飯雖患難流落而忠義之氣終不可屈折故字畫視平生爲尤偉叔黨嘗謂先生筆法師顏魯公而潘延之語頗瀕亦然此帖實揆蔡明

遠例豈獨其事之偶同所謂字畫之妙名節之重葢
於公無媿馬陵陽年譜書仝上
清風不遠一萬里古墨至今三百年為予寄語雪堂
老相逢已卜歸來篇南陽徐天翼同上
契順南行志亦堅惠州墨蹟尚依然臨文已識坡仙
意不必淵明第一篇齊東劉九萬仝上
坡仙氣節文學冠冕百世下至樵夫漁父皆知其名
而當時權倖側目厭憎反眼切齒必欲寘之死地不

知公薑桂之性到老愈辣雖放浪嶺海而浩然之氣堯然之節以詩文自娛曾不少挫契順一緇衲耳乃能不遠數千里持書問亡恙至舉顔魯公以字遺蔡明遠爲請擬人必以其倫順亦賢矣縉紳之士聞其風者能不有愧也哉梅泉叟王方叔書

東坡恕察帖

右宋文忠公蘇翰林恕察帖眞跡言簡而意足其忠厚之氣藹然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

堂書畫彙考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人風流餘意豈若宋末年繁文陋書爲可厭哉遂昌鄭元祐敬觀同上

東坡琴操帖

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志士仁人低徊向往之心千古一轍也故曰愚翁無歲年又曰此意在人間蘇公可謂不孤後學矣紹興壬辰常州尹項安世

書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爲何人所藏

也一日偶閲虞邵菴文集至李梅亭續類藁字謂梅

亭爲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

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崇眉進摠漕事並摠

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

印且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輙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

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嘗爲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

言公圖書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百於一二安
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稿序卯菴爲其孫積而作
去公未遠且其子孫知好文事已有散失之語而予
乃欲聚而得之不亦愚耶坡翁翰墨尚俟博雅君子
品評未暇論予特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
在故題之成化庚子二月壬戌寛書同上
東坡書師法顔魯公其行書類楊凝式維摩經書吾
友原博書又宗坡翁策勲翰墨間則太師眞傳在鹿

場居士矣此醉翁操會經李梅亭八印所識知爲至寶第細玩其轉折之間滯而不勁不能無鐵石之疑然其紙似嘗入水豈爲蛟龍所吞吐而然歟大雅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豈特典刑而已庚子年五月丙午崑山陸釴題 同上

坡翁村醪帖 村醪二尊獻張平陽

東坡先生一時翰墨衣被天下雖中更禁絕而流傳猶多以集之寡陋所見何啻百十雖老少工拙不同

要是天下風致非凡俗所可知也　仙井虞集書 式古堂書

畫攷

古人不可見所可見者紙上之遺文耳故誦其詩律者如聞其言觀其書法者如對其人公所以爲百世士者詎非此耶惟具眼者知之陳復 同上

張宣公云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其平生大節如此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眞可畏而仰哉此詩字畫雖出於一

時率然之作以南軒之言求之信可寶也寵蒙後學

孔濤題（同上）

右東坡先生詩凡六首集中皆闕不載它日好事者或爲之補遺尚有取也至順元年九月二十日後學

東陽黄溍書（同上）

甘露滅謂歐陽文忠公不喜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先生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平豐妍瘦硬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今觀此

卷可謂豐妍者也况是六詩皆集中所失載良夫得之遂幽軒中與士君子一時賞鑒溪山佳氣不翅頻增十倍噫前古名賢翰墨不幸淪落浮俗富家十襲寶祕卒爲蠧魚窟宅與塵壒同盡者比比有之聞良夫之風亦當少媿西麓山人智及同上

東坡先生詩筆高妙今古豈俟予言之而此卷固不可得也况仙井虞公芝巖陳公山東孔公東陽黃公四君子之賛詞翰又絕世尤不可得也以二不可得

而言之非寶而何洪武辛亥春馬生持此卷來余深愛之以置諸左右又一年壬子秋八月既望又六日中吳徐達左謹書同上

坡翁此卷筆意似徐季海尤覺天真爛熳也癸丑中秋同王季耕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倪瓚同上

東坡先生墨蹟之真者世所罕有良夫今藏此卷豈易得哉吳郡張常明仝上　吳寛跋已録于前五頁

東坡泛舟詩并簡

右蘇文忠公真跡一卷公之書縱横斜直雖率意而成無不如意深賞識其妙者惟涪翁一人圜活遒媚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蓋其才德文章溢而爲此故絪緼鬱勃之氣映日奕奕耳若陸柬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寘之顏魯公楊少師蘇文忠公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倪瓚 式古堂書畫彙攷

古人之墨蹟雖更千百載愈久而人愈重者何哉非

惟重其字蓋敬其人也坡翁之名貫於今古樵夫孺子皆知之矧學其爲人而爲其法者能不敬慕之歟此卷前者得於種福僧舍後字得之馬生洪武壬子秋九月東海徐達左整而題同上

東坡先生文章氣節震耀一世因重君子之行事特爲之記使頑懦之夫有以奮激扶直世道之盛心也豈特翰墨之妙而已哉良夫宜葆之南昌盧熊記同上

東坡先生文章忠義爲一代偉人於書法波磔之工

固不待論也臨學之士當自思之庚戌三月望日吳
興楊勉同上

石徂徠之德孟承議之功蘇黄州之真蹟三者皆足
以並傳不朽敬仰敬仰四明陳敬宗拜書同上

蘇文忠公乞居常州奏狀卷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
節文章豈待贊歎今觀其詞翰凛然不可追視豈以
窮達得喪動其心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槀其詞加

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略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之矣後之閲斯文者想例以爲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輒疥卷末云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耒伯元若書于四明貢院式古堂書畫彙攷

按年譜先生年四十九歲有量移汝州之命在筠州

留十日有與葉致遠唱和詩又有送沈達赴廣詩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今此奏狀則正其時也今其眞跡乃出於宜興徐文靖公家而筆力遒勁體格雄傑髣髴有黃庭樂毅等法不知何事散落人間令梁溪華中甫欲壽之堅珉以垂不朽庶幾文忠公之忠節文章與詞翰均得照灼人耳目詎非勝事哉而中甫亦與永永無斁矣成化癸卯春三月望後長沙李東陽識

同上

蘇文忠嘗云我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似愜平生之願今此奏牘乃因量移汝州而遂有乞住常州之請正其向來所蓄素心也且此本字迹既疎朗秀潤有晉人風而骨力結搆又極勁健信爲眞筆華中甫欲鐫之以與好事者共宜矣時弘治二年十月十八日沈周敬書于東禪精舍同上

昔歐陽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顔公

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今蘇文忠公所書乞常州狀
僅二百六十餘字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
見寶于人固有出于故事之上者耶梁谿華氏得此
帖幾及百年一日過余請題漫書歐公語于後此帖
當爲華氏世守之珍可也嘉靖二十八年巳酉秋八
月晦日後學文徵明書同上
東坡先生書山谷評爲宋朝第一謂其醞釀深厚兼
徐季海顔清臣李泰和之長而挾以文章妙古今忠

義貫日月之氣然行書雖多鮮有楷法此表一一規摹晉人又出于臨唐賢名蹟之外又文章忠義皆具見于此尤可寶也 董其昌敬題

右蘇文忠公乞居常州奏狀寶帖故徐文靖公藏本即都玄敬先生寓意編所載也後歸梁谿華氏同時跋者四人皆知名雅士萬歷改元十月之望帖從華氏至予家書凡二百六十四字輕清峭拔絕不類坡仙想進御謹嚴下筆如有神助先輩評定謂與陳湖

陸氏米楷寶章録同妙信天下第一帖也跋尾題名謝釆伯者乃義興宰奕修之父益天台名士云古今印跋完備有傳授之緒何殊寶晉齋中王略帖耶應文肅觀日久愛莫能助擬古卦名詩以志之其詞曰

否困咸需訟睽離垢蠱蒙解頤履蹇遯旅晉豫恒豐右一

臨觀革小過師比震同人大有隨屯賁中孚益漸升右二

是歲嘉平八日後學清河張應文彝齋竹窓手裝并記同上

東坡春帖子詞卷

元祐文忠任詞職毅色正言古遺直農占蠶兆九處三宮壺春吟存楮墨周公惻怛陳艱難無逸豳風但耕織豐鎬渥潤遥相望八百卜年終不忒陳橋推戴出俄頃安得積累同先稷愛人忍垢戢兵端舍已崇儉優民力弭灾銷變壹以誠三百年餘傳王食卿材相業富賢良講席諫垣多道德通都達宦固廉貞遠縣小官尤謹飭君子皓首畢典墳小人黄馘常稼穡

祇今真蹟落世間象軸鸞褾嚴設飾先正已遠不可

追空使故臣涙埀臆永康胡長孺

殿閣位次春帖自歐公涑水之後惟有坡老因頌寓

規不但求工樂府而已坡老欲以秦郎供帖子豈非

以其才調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莫知工拙周

美成亦有才思者代内制春帖子三十首率平平無

奇及讀楊廷秀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

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劉潛夫嘗

充傺直恨不得當筆措詞以續古人使果楊劉輩爲之又不知能如坡老否若徒緝綺麗佞諛之詞則在太白清平樂王建和凝諸宮詞下風矣予曩年在道宮見一本文雖完而字畫頗肥不及此軸遠甚噫元祐往矣咸淳而後不見春帖者四五十年矣黃金臺下白玉堂中令揮翰手代不乏人太平典故行當拭目

錢塘淳祐遺民仇遠謹書時與四明臧仁長僧本暢同觀

好學神孫類祖宗又安知他日有紹聖之誤乎今觀
春帖却思宣仁社飯語至今使人悲此卷乃稅巽文
家物巽文學出于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有師友雅言
行於世併記諸此云時延祐丁巳季春廿三日高郵
龔璛書同上

蘇文忠公文章翰墨稱妙天下今觀此卷光采動人
儼然一段承平古意諸公題品在前眞希世之寶也
夫復何言延祐丁巳季冬廿三日錢塘馬臻謹書同上

東坡風流儒雅照映當代其流落人間者不過文章字畫之妙耳然世所寶玩愈久愈珍往年曾見此帖使人咨嗟敬嘆不意今日得觀親蹟可謂平生幸遇也方今朝廷崇文重道賢士彚征必有人才間出若此老寘之玉堂中則其忠懇切至見諸文章亦餘事也延祐四年季冬二十三日杭郡孫衍敬書同上

東坡東武帖

坡公雖草草數字能使人敬愛非他書比也廬山黃

石翁觀式古齋書畫彚攷

坡翁自書八賦

東坡在儋耳謂子邁曰吾甞告汝我决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落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曲淯舊聞

東坡芙蓉城詩并序

都下高僉事家藏東坡哀江頭小楷比此差小而結體稍疎不若此書縝密也至元壬辰鮮于樞記式古堂書畫彙攷

坡翁書大小眞草得意率然無不入妙字形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此卷絕有黃庭神韻爲尤難得也

辛亥三月九日延陵倪瓚觀同上

嘗見秦太虛與坡帖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書近文及芙蓉城詩恨不見其眞蹟今觀此卷非醉時筆亦

不知爲太虛書者否耶結體有遺敎經楷法鑒者當自知之巳未四月谷陽陳文東題同上

僕平生最愛蘇文忠公書遨游四方凡數載獲觀公之遺蹟不下百數十幅至于整齊縝密無如此紙者况芙蓉城詩又文忠公平昔大得意之作也世有覽此者當具如西方大阿羅漢正法眼觀之呵呵吳郡醉生顧祿隨筆讃歎同上

坡翁畫記卷形理論

東坡先生以雄文直節高一代而其英偉秀傑之氣發爲翰墨者姿態橫生鋒頴遒勁尤非時人之所能及此帖文簡意足不易得也好事者宜寶藏之至正十九年龍集已亥四月既望後學雙流宇文公諒謹題式古堂書畫彙攷

急雨苕溪小繫船手披翰墨憶坡仙故家文物今煨燼撫卷題詩一慨然吳成龍同上

文忠公畫記有形理之說眞能發古人未言之微惜

湖州公竹枝不與俱傳俾今之畫家不得觀其自惜哉然文忠此記之妙似不專于畫即書家亦然點畫肥瘦者形也結構圓融者理也形具而顯理隱而微形非理弗備猶文非理弗宣今作畫之求於形似且不能況理乎書亦惟于形又鮮得其似若語於理無懵不然以爲誕矣文忠書本二王帖中來故機軸成家學者罕到中間妙處理形相傳非漫然塗抹已也此卷姑置畫而重其書自當與文忠公並稱宇內神

物矣丙戌冬日張静題同上

蘇長公褉事琴書卷

右蘇文忠公真蹟一卷公之書雖縱横斜直率意而成無不合榘度深賞識其妙者惟涪翁一人圓活明媚或似顔魯公或似徐季海盎其才德文章溢而爲此故絪緼鬱勃之氣暎日奕奕耳若陸柬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寘之顔魯公楊少師蘇文忠公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丘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倪瓚

式古堂書畫彙攷

蘇文忠公書杜工部榿木詩卷

昔先生嘗賛美杜子美詩顔魯公書此来之於聲律點畫之外今觀先生書杜詩後千百年宛然若日昨揮灑者蓋寓精神於翰墨而材品所自到爾倘拘以宇宙之得而論之是未可同賞妙也宜自襲藏珏玩爲尚洪武巳巳八月六日嚴陵金晃志

式古堂書畫彙攷

坡翁書大槩骨撑肉肉没骨自出新意亦一快哉今

觀此書其字畫更圓熟遒勁可愛與余舊所見諸帖夐別文幹當寶愛以傳諸子孫於無窮也永樂己丑春三月望日吳郡姚廣孝識同上

蘇文忠公詩帖小冊送家友國教授成都

黃太史有言東坡居士立朝而意在東山今觀所賦郭熙平遠則有聲句中可以想見惟公之生眉山草木衣被聲光盛矣況家中之才子兼資文武著緒縉紳偉然于元祐碑中蓋其筮仕之初也已蒙文忠印

正則知公之所以模範後進於家氏之所以步趨前
修有以增岷峨之高浚錦江之清矣三復敬歎乃書
至元辛巳秋分石磵陳有宗

蘇東坡虎跑泉詩卷

右蘇文忠公真蹟此詩不載集中虎跑泉一在丹陽
一在錢塘公常通判杭州則此泉蓋在錢塘也　至
正元年二月壬寅多爾濟巴勒跋 式古堂書畫彙攷
余往來戎蜀西因迴鎮過峨嵋謁三蘇堂于蘇氏族

人處幸獲拜觀老泉東坡妙墨乃知此帖非贋也至正辛巳臯月尚急日舒嚕圖嚕拉書同上

余嘗從事海南憲府按行儋耳獲覩先生墨蹟多矣不意今又得覩虎跑泉詩翰墨無異前所見者集中不載是詩意編緝者遺失抑何害乎是帖也即吾師寶之幸幸能鼎臣再拜謹跋同上

余嘗見林和靖手書所為詩一巨軸多集中所不載坡翁所作視和靖尤富一詩不見于集中固無怪其

然蓋古人之文亦有自刪去者此則坡翁得意之作必非自刪或編録者未之見耳至正二年七月廿八日黄溍書同上

雲堂老咳唾笑駡皆成文章則其揮翰如雲霞攬結豈獨此詩也哉而龍翔之灑染尤得皮得髓則其高第弟子所収其爲定本無疑矣杜本觀同上

蘇長公題虎跑泉詩卷至正二年益友菴自燕都携歸龍河予得見之洪武九年再見於梓北山處十八

年虎跑戒師定巖使其徒攜來槎峰又見之噫四十四年之間凡三見此卷自兵革後天下法書名畫零落殆盡何此卷流傳南北獨無恙如此豈有神物呵護之耶既復還虎跑是猶璧完歸趙當刻之石以為山中故事宗泐識同上

右東坡手書七言律詩一首題云遊虎跑泉文集是詩則題云病中遊祖塔院按傳燈録唐元和十二年大慈中禪師創寺於杭州南山長慶元年賜額大慈

咸通二年師入滅開成二年其徒欽山請於朝易名法雲宋太平興國六年以南泉臨濟趙州雪峰諸人皆常至此故又名祖塔院東坡來遊止據寺名而書此詩時又偶作虎跑泉葢一詩而有二名觀者以爲集中不載一時未暇詳考耳此寺山川環秀郡中爲勝郡誌又言南渡後史彌遠卜葬其地民謠不吉而止乃即寺駐兵寺廢不治者百年歲甲子戒師定巖始重作佛殿僧居宏麗殆可與靈隱三竺甲乙又訪

得東坡是詩墨蹟購求前輩名文章家叙論已成巨軸間以示予噫佛氏之說有所謂因縁者是書存更兵燹失而復得豈亦有緣耶戒師常汲泉水送予以之煑茶香冽比蜀井宜有異傳也乙丑十二月十有五日雲門道人齊郡張紳識同上

按蘇公子瞻通判杭州在宋熙寧九年而守杭在元祐四年詩葢作於此二時距今洪武十有九年已三百餘年矣此卷流落人間不知幾易其傳今虎跑住

山定巖戒師而以重購還之山中予見夫世之大家巨室有好蓄法書名畫者曾不一二世其子孫有貨之而以爲食者今定巖乃能不忘前賢品詠重購而還之於三百年後噫其賢於世之人也遠矣天台沙門清濬同上

嘗聞蘇子瞻爲五祖戒禪師後身其然乎哉所以平生喜與僧交好遊名山葢宿習也守杭時至西湖壽星寺有詩云前身想已到杭州纔到名山即舊游及

游南山虎跑泉凡作二詩其一已鐫於石其一集中題云病中遊祖塔院不知即爲虎跑泉也定巖戒公訪求墨蹟亦欲鐫之噫物之於人或離而復合人之於物或去而還來亦時緣之所繫也然則定巖焉知其非前後身耶時洪武十有九年丙寅夏四月中吳釋弘道上同

蘇文忠公書太白詩卷

老坡平生多與異人遇此詩帖云傳於丹元丹元者

道人姚安世自號也先生將赴定武前兩月與姚相會於京師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及所作二詩言近有人於海上見之葢太白云雖事涉荒怪然決非火食肉人所能贗作嗟夫二公未遺世時世皆以謫仙目之今當相從於閬風弱水之上醉笑調歌靈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語衆不可葢後復有神遊八表者傳誦而來洗空萬古俗氣吾老矣尚或見之正隆四年閏六月西山蔡松年題 式古堂書畫彙攷

頌太白此語則人間無詩觀東坡此筆則人間無字
今有丞相蔡衛公所題則人間無所啓其喙縱或妄
發適爲滓穢清虛此卷當有神物護持自非宿緣畱
名十洲三島者未易得見矧擅有而藏之者豈陸行
人哉二公仙去已久衛公且謂復有傳九霞空洞中
語而來僕敢言蕭閑住世今此身是何謂尚或見之
耶施宜生謹書同上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此帖清奇超妙蔡衛

公首發明之施先生繼品題之顧如晚進安敢措辭
於其後哉姑記姓名以見榮觀之幸焉劉沂謹書同上
太白清奇出塵之詩東坡飄逸絕倫之字非衛公品
題無以發明施老以謂二公仙去已久蕭閑今此身
是誠非虛語正隆巳卯立秋前一日高衎題同上
王局傳東華之詩蕭閑題王局之字三住老仙發揚
之金闕侍郎祕藏之雖至寶所在有物護持終恐六
丁持去如珪輩薄福之人或不得時見之也此所以

捧玩再四遲遲其還是月中休日蔡珪謹書同上

此東坡書李太白詩金相蔡松年跋之詳矣正隆乃金主亮年號施宜生即程史所記奔金使宋洩機而被戮者松年而下用筆皆稍似蘇者當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金之尊蘇與孔子並故習其餘風皆有類耳宜生輩於松年辭極推重書必提頭此當是諛佞之風也然而由此亦可以觀其人覘國之脈矣松年與宋京卞同姓同時又云西山故觀者誤以

爲宋人非京卞鼠輩即李通諸大君子故不敢輕議也然其言之當雖京卞輩亦不以人廢言松年雖略過稱其所見以是爲的耳何怪哉鄉貢進士南海梁克載得而珍藏之吾三見弘至與之同舟來南安因出觀之遂書以復大明成化十九年癸卯八月晦華亭張弼在南安郡之吟風弄月臺書 全上

蘇文忠公後赤壁卷

右赤壁後賦東坡眞蹟舊傳吳匏庵家物前王晉卿

圖後宋元人題跋甚多今皆不存豈轉徙散失故耶東坡文章固無容議惟因此展玩殊深慨歎後之收藏者尤宜保惜萬歷改元春三月後進文伯仁書式古堂書畫彚攷

東坡赤壁余所見凡三本與此而四矣一在嘉禾黄參政又玄家一在江西廬陵楊少師家一在楚中何鴻臚仁仲家皆東坡本色書此卷又類黄魯直或謂蘇公不當學黄書非也蘇黄同學楊景度故令人難

識別耳文德承又謂此卷前有王晉卿畫若得合并
不爲延津之劍耶用卿且藏此以俟甲辰六月觀於
西湖上因題董其昌書同上

雜録

崇寧大觀間蔡京等用事以黨籍禁蘇黃文詞并墨
蹟而毀之政和改元忽弛其禁詔求軾墨蹟甚急世
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寶籙宮醮筵嘗親臨之一日
啓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故也上嘆訝之問曰奎宿何人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觀其文辭墨蹟矣蘇公遺事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江右僧寳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蹟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東坡題跋

東坡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書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

通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方秋崖雜錄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作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書系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葢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内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

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
以五萬錢摋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釋
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
天上丙午年金人入都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
餘也而紹興之初余于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
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
舟表與酒子賦又于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
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北方還得責

吕惠卿詞于王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手妙定之語爲不虛也春渚紀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王暐道山

清

録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鵞字韓宗儒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趙德麟侯鯖録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

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甞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韻語陽秋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四十二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